第二項、大乘定學

(p.1210～p.1227)

一、大乘定學的通說（跟聲聞禪相同）

菩薩的定學，可先從禪波羅蜜的內容去了解。

◎不過六波羅蜜中的禪波羅蜜，淵源於「本生」；從「本生」而來的禪波羅蜜，是傳統的，雖給以大乘的內容，還只是大乘定學的通說。《六度集經》卷 7（大正 3，39a-b）說：

「禪度無極者云何？端其心，壹其意，合會眾善，內著心中，意諸穢惡，以善消之。凡有四禪。……自五通智至於世尊，皆四禪成，猶眾生所作，非地不立」。

《六度集經》所說的「禪度無極」波羅蜜，只是四禪。

◎在《阿含經》中，敘述戒、定、慧的修證次第，就是以四禪為定學的。四禪是得五通，得四果，得辟支佛，成佛所依止的；這是聲聞佛教的成說，並不能表顯菩薩禪定的特色。

二、不出聲聞定法的內容，而賦予大乘法義之菩薩禪

（一）《般若經》的部分

1、不出聲聞定法的內容

（1）四禪

「中品般若」所說的禪度，或說四禪，如說：「菩薩入初禪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禪」[1]凡泛說「諸禪」與「禪定」的，也可以解說為四禪。

（2）四禪與四無量心

或說四禪與四無量心，如說：「是菩薩入禪時、起時，諸禪、無量心及（禪）枝，共一切眾生，迴向薩婆若，是名菩薩摩訶薩禪那波羅蜜發趣大乘」[2]。

---

[1] [原書註.1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0（大正 8，365c）。
[2] [原書註.2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4（大正 8，246b）。

（3）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

或說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，如說：「有菩薩摩訶薩，入初禪乃至第四禪，入慈心乃至捨，入虛空處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。……用方便力，不隨禪生，不隨無量心生，不隨四無色定生，在所有佛處於中生」[3]。經中雖有略說與廣說，都不外乎《阿含經》所說的定法——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。

（4）九次第定、八背捨、師子奮迅三昧、超越三昧等

說得最詳盡的，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0（大正 8，368a-b）說：

「菩薩住般若波羅蜜，除諸佛三昧，入餘一切三昧——若聲聞三昧，若辟支佛三昧，若菩薩三昧，皆行皆入。是菩薩住諸三昧，逆順出入八背捨。……於是八背捨，逆順出入九次第定。……依八背捨、九次第定，入師子奮迅三昧。……依師子奮迅三昧，入超越三昧」。

九次第定，是四禪、四無色定及滅盡定；八背捨就是八解脫。師子奮迅三昧，超越三昧，都是聲聞佛教固有的定法。

2、賦予大乘法義的內涵

（1）禪波羅蜜的特色：與菩提心、大悲心、方便、無所得般若相應

◎菩薩修習這些禪定，成為菩薩的禪波羅蜜，有不可或缺的內容，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5（大正 8，250a）說：

「云何名禪波羅蜜？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，以應薩婆若心；自以方便入諸禪，不隨禪生；亦教他令入諸禪；以無所得故」。

1、應薩婆若一切智心，是菩提心相應。

2、入禪而不為禪力所拘，生於色無色界，是方便力。

3、教他人入禪，是大悲心。

4、無所得，是般若相應。

※入禪，而與菩提心，大悲心，方便，無所得般若相應，才是菩薩的禪波羅蜜。

[3] [原書註.3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（大正 8，225b）。

（2）《般若經》特重於般若相應

《般若經》特重於般若相應，所以說：「不亂不味（著）故，應具足禪波羅蜜」；「菩薩摩訶薩住諸法（平）等中，不見法若亂若定。如是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住禪波羅蜜」[4]。

3、小結

《般若經》所說的禪波羅蜜，除去應有的菩提心、悲心、方便、般若（或更加迴向薩婆若）外，禪法的內容，如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、八解脫、九次第定、師子奮迅三昧、超越三昧，與《阿含經》所傳的禪法相同。

（二）不出《般若經》所說的內容

其他的大乘經，說到禪波羅蜜，大抵不出於《般若經》所說的。

1、《華嚴經》發光地的定法內容及不隨定力受生

《華嚴經》〈十地品〉第三發光地，明菩薩的禪定，也是四禪、四無色定、四無量心、引發五通，結論說：「菩薩於諸禪、三昧、三摩缽底，能入能出，然不隨其力受生。」[5]

2、重視「無所依」的禪定特色

◎鳩摩羅什（Kumārajīva）所譯《善臂菩薩經》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第二十六會。

⊙經上說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、八勝處、十一切處，末了說：「入如是定，都無所依。是菩薩入禪，其心愛樂，為欲入於無上解脫定故；是菩薩修行禪定，願令一切眾生得度得解脫故，為得一切智、具足一切佛法故」。

「入如是定，都無所依」，是不依色受想行（識），不依地水火風空識，不依今世後世[6]。

⊙入禪而都無所依，與《雜阿含經》中，佛為詵陀迦旃延（Sandha-kātyāyana-gotra）所說的「真實（良馬）禪」有關[7]。

---

[4] [原書註.4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219a）。又卷 5（大正 8，248b）。
[5] [原書註.5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35（大正 10，188c）。
[6] [原書註.6]《大寶積經》卷 94〈善臂菩薩會〉（大正 11，533c）。
[7]（1）[原書註.7]《雜阿含經》卷 33（大正 2，235c）。

◎梁僧伽婆羅（Saṃghavarman）所譯的《大乘十法經》，是《大寶積經》第九會的異譯。

經上說禪思行，是離（意）欲，離（意）滅，離欲靜。不依內（自身）外（他身），五蘊，三界，三三昧，世出世間，不依五度[8]等。「如是修諸禪，然彼禪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雖思修此禪，然不起我慢等心（分別）」[9]。不依一切而修禪，與《善臂菩薩經》相同。

◎竺法護所譯的《寶髻菩薩經》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第四十七會，與北涼曇無讖（Dharma-rakṣa）所譯《大集經》〈寶髻菩薩品〉第十一，是同本異譯。所說的淨禪波羅蜜行，與《大乘十法經》大致相同。[10]

※《善臂菩薩經》，《大乘十法經》，《寶髻菩薩經》，都重於都無所依的禪定。

三、從世尊所傳的不同定法名稱，而以「淨、平等」明菩薩禪

（一）以「淨」表示大乘禪的特色：從心本淨而來

漢支婁迦讖（Lokarakṣa）所譯《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，淨禪波羅蜜，有三十二事，一一事淨就是禪波羅蜜[11]。以「淨」來表示禪法，是大乘禪的特色。

（2）另見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〈第五章〉p.278-283、〈第十章〉p.636。

[8]《大寶積經》卷 28(大正 11，152c9-10)：「不依止施，不依止戒，不依止忍，不依止精進，不依止禪。」

[9] [原書註.8]《大乘十法經》（大正 11，765c）。

[10] [原書註.9]《大寶積經》卷 117〈寶髻菩薩會〉（大正 11，660a-c）。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25〈寶髻菩薩品〉（大正 13，175c）。

[11]（1）[原書註.10]《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卷中（大正 15，357c-358a）。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377a-b）。

（2）《佛說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卷 2(大正 15，357c21- 358a17)：「菩薩清淨行禪波羅蜜，凡有三十二事。何謂三十二事？一者、所念無所犯，是為淨；二者、所持不缺，是為淨；三者、所分別不忘，是為淨；四者、去離調戲，是為淨；五者自守知足，是為淨；六者、心不邪念，是為淨；七者、勸人作功德持用索佛，是為淨；八者、不犯六事，是為淨；九者、適無所著，是為淨；十者、自觀內外，是為淨；十一者、悉具五旬，是為淨；十二者、心常柔軟，是為淨；十三者、不著於身，是為淨；十四者、內行定，是為淨；十五者、向入佛道，是為淨；十六者、遠離於惡人，是為淨；十七者、智慧明所入，是為淨；十八者、悉入所因功德，是為淨；十九者、悉[1]令經法本樂，是為淨；二十者、隨次第入行，是為淨；

（二）以「淨、等」表示大乘禪的特色：又加上三摩地、三摩呬多等的「等」義

1、以「淨、等」表示菩薩的禪波羅蜜

竺法護所譯的《海龍王經》，說安住般若的禪定：「不以禪行，等於本無真如而以正受三摩缽底，於本淨法而致平等，等一切人則致平等。諸法本淨，本無有色，不以三昧所行如應。心而不住內，亦不起遊外，識無所住，度於一切墮顛倒者，超外五通、聲聞、緣覺禪定正受」[12]。這是說：一切是本淨的，如如不二的，體悟本淨而得平等，是般若相應的禪定；這是以「淨」、「等」來表示菩薩的禪波羅蜜。

2、約「平等」說定，指三摩呬多、三摩半那

（1）《無盡意經》約平等說定

◎竺法護所譯的《阿差末[13]經》，與劉宋智嚴等所譯，編入《大集經》的〈無盡意菩薩品〉，是同本異譯。

◎經上說：

⊙十六事修行禪定而無有盡；通與智的差別。

⊙次說平等名定：「

令此禪定住平等心，是名菩薩修行禪定。

若住眾生平等智中，是名為定。

心行平等，性相平等，畢竟平等，發行平等，是名為定。

住於施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及諸法等，是名為定。

二十一者、智慧恩不轉，是為淨；二十二者、漚和拘舍羅所成就，是為淨；二十三者、悉欲具足佛事，是為淨；二十四者、悉哀苦人，是為淨；二十五者、不與羅漢、辟支佛從事，是為淨；二十六者、稍稍樂入深智慧具足，是為淨；二十七者、所作功德不厭，是為淨；二十八者、一切人本無有人信是事，是為淨；二十九者、悉得佛三昧不亂，是為淨；三十者、悉入十方天下人所念事悉見，是為淨；三十一者、悉知十方[2]天人身事，是為淨；三十二者、譬如醫王悉愈人病，菩薩持經法，悉愈十方天下人生死老病，是為淨。菩薩行禪波羅蜜清淨如是。」[1]令＝念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[2]天＋（下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

[12] [原書註.11]《海龍王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136a）。

[13] 唐‧慧琳撰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19(大正 54，427b1)：「阿差末(梵語也，此云：無盡意。是菩薩名也)。」

如定等者則眾生等，眾生等者則諸法等，入如是等，是名為定。

如是等定，則等於空，等於空者則眾生等，眾生等者則諸法等，入如是等，是名為定，

如空等者則無相等，無相等者則無願等，無願等者則無作等，無作等者則眾生等，眾生等者則諸法等：入如是等，是名為定。

自心等故，他心亦等，是名為定。

一切等者，所謂利衰（等）如地水火風；得是等心，心如虛空，無有高下，常住不動」。這是以心住空平等——眾生等、法等，為菩薩的禪定。

⊙次說方便與慧[14]。

（2）從〈菩薩藏會〉推論平等是指三摩呬多等

◎《大寶積經》的〈菩薩藏會〉，唐玄奘譯，梵本是纂集大乘經所成的。所說的靜慮禪波羅蜜，內容極廣。

⊙初說四禪，依四禪而起神通智業。次說通與智的差別；平等與定；慧與方便：出於《無盡意經》。

⊙次說成就不退神通，能建立智所作業；如實求法，能隨覺通達；成就希奇未曾有法。

⊙次說靜慮相，與《無盡意經》的十六事修禪而無盡相同。

⊙次說靜慮的前導，與《大寶積經》〈無盡慧菩薩會〉，「行禪波羅蜜以十法為首」相合。[15]

※從〈菩薩藏會〉，可見《無盡意經》約平等說定，是三摩呬多、三摩半那[16]。[17]

---

[14] [原書註.12]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28〈無盡意菩薩品〉(大正 13，194a-195a)。《阿差末經》卷 3（大正 13，594a-595b）。

[15] [原書註.13]《大寶積經》卷 49-50〈菩薩藏會〉(大正 11，286c-294a)。

[16]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13（大正 54，386c18）：「三摩半那（初欲入定，名三摩鉢底；正在定中，名三摩半那。定之前後異名）。」

[17]《大寶積經》卷 49〈10 靜慮波羅蜜多品〉(大正 11，291c16-292a13)：「菩薩摩訶薩，所證之定極善深妙，菩薩應時安住於中平等引攝，是處說名三摩呬多。舍利子！云何名為平等引攝？舍利子！三摩呬多者，引攝有情平等之性，故名此定三摩呬多。…舍利子！是名菩薩摩訶薩三摩呬多，深妙靜慮引攝平等諸法性故。復次舍利子！菩薩摩

（三）小結：從定法的名稱解說以「淨、等」表菩薩禪的源由

這幾部經所說的禪波羅蜜，以本性清淨，本性平等，闡明菩薩禪定的特質。

◎釋尊所傳的定法，名稱不一。如禪——禪那（dhyāna），譯義為靜慮，舊作棄、思惟修。禪是四禪，然六波羅蜜的禪波羅蜜，通菩薩的一切定法。

◎佛說三學：戒增上學、心增上學、慧增上學。稱定學為心（citta）學，有心理統一的意義。[18]

◎又，

⊙三昧或作三摩地（samādhi），舊譯為定、定意、調直定，新譯作等持；平等持心，是內心保持平衡的狀態。

⊙三摩跋提或三摩鉢底（samāpatti），譯義為正受，等至，是從平等持心而到達定境（入定）；四禪、四無色定、滅盡定，都可以稱為三摩鉢底。

⊙三摩呬多（samāhita），譯義為等引，是平等引發，或引發平等的意思。

※「心」是定學的通稱，《阿含經》說心本淨[19]，所以以「淨」說禪定。

※「三摩地」、「三摩鉢底」、「三摩呬多」[20]，都有「等」的意義，所以約本來平等，契入平等說禪定。

※依法性本淨，本來平等說禪定，都是般若相應的菩薩禪。

四、大乘定學的特色：無量的「三昧」

◎《阿含經》重四禪，[21]所以部派佛教傳出的六波羅蜜，稱定為禪波羅蜜。

◎「大乘佛法」繼承了部派佛教的舊說，也豐富了禪波羅蜜的內容，然從初期大

訶薩依靜慮波羅蜜多故，所獲靜慮微密深妙，唯智能入，亦得名為三摩半那。舍利子！何等名為三摩半那？舍利子！如是妙定等諸法性。所以者何？若菩提平等，即是一切有情平等，若一切有情平等，即是諸法平等，若能平等證入是平等性，是則名為三摩半那。…」

18 參見：《華雨集（三）》〈修定——修心與唯心・秘密乘〉p.143-151。

19 參見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277-278。

20 [原書註.14]依〈菩薩藏（經）會〉，更有三摩半那（大正 11，292a）。

21 參見：《空之探究》p.13-14，《華雨集（三）》〈修定——修心與唯心・秘密乘〉p.158-159。

乘經看來，大乘定是重於三昧（及三摩缽底）的。[22]

（一）「三昧」的特性：在《阿含經》常是隨觀慧的內容而立名

◎三昧的意義為「等持」，這是禪定最一般的性質。

◎三昧是定，然在《阿含經》中，三昧每隨觀慧的內容立名，如「空三昧」、「無相三昧」、「無願三昧」——三三昧，或稱三解脫門。在修證上，三三昧是極重要的定門。

◎《雜阿含經》中，質多（Cītra）長者說：四種三昧——「無量心三昧」、「無相心三昧」、「無所有心三昧」、「空心三昧」，約空無我我所說，可說是同一的。[23]《大智度論》說：三三昧同緣一實相；三法印即是一實相[24]，可說就是這一解說的引申。

※三三昧與四種三昧，都是隨觀慧的內容立名。[25]

（二）從不少以「三昧」為名的大乘經，推定三昧的重要性

◎在「大乘佛法」的開展中，顯然以三昧為菩薩定法的名稱。

◎初期大乘經中，有不少以三昧為名的經典，傳譯來中國的，有：

1、《首楞嚴（三昧）經》	漢支婁迦讖初譯（佚）
2、《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	漢支婁迦讖初譯
3、《般舟三昧經》	漢支婁迦讖初譯
4、《光明三昧經》	漢支婁迦讖初譯（佚）
5、《成具光明定意三昧經》	漢文曜譯
6、《慧印三昧經》	吳支謙譯
7、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問[26]菩薩法身經》	失譯

---

[22] 參見：《華雨集（三）》〈修定——修心與唯心・秘密乘〉p.159。
[23] [原書註.15]《雜阿含經》卷 21（大正 2，149c-150a）。《相應部》〈質多相應〉（南傳 15，450-452）。
[24] [原書註.16]《大智度論》卷 20（大正 25，207c）。又卷 32（大正 25，297c-298a）。
[25] 另參見《空之探究》p.20-23、p.27。

8、《法律三昧經》	失譯
9、《佛印三昧經》	失譯
10、《自誓三昧經》	失譯
11、《金剛三昧經》	失譯（佚）
12、《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》	失譯
13、《如幻三昧經》	晉竺法護初譯
14、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	晉竺法護譯
15、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	晉竺法護譯
16、《無極寶三昧經》	晉竺法護譯
17、《賢劫三昧經》	晉竺法護譯
18、《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》	晉竺法護譯
19、《等集眾德三昧經》	晉竺法護譯
20、《超日明三昧經》	晉聶承遠譯
21、《觀佛三昧海經》	東晉佛陀跋陀羅譯
22、《法華三昧經》	劉宋智嚴譯
23、《菩薩念佛三昧經》	劉宋功德直譯
24、《月燈三昧經》	劉宋先公譯

◎以三昧為名的大乘經，與通泛的禪波羅蜜不同，是以某一三昧為主，或說到某一三昧的。

※有這麼多的三昧經典，可以想見三昧在大乘經中的地位！

---

[26] 案：「問」應挪到「菩薩」之後。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4(大正 55，30b20)：「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」；導師著作的其他地方也都如此，應是筆誤。

（三）無量的三昧傳出與受到當時重視的三昧

1、無量的三昧傳出

（1）「中品般若」的三昧說

「中品般若」中，列舉了首楞嚴三昧等一百零八三昧，並一一的加以解說[27]。然在別處，列舉了部分三昧，又總結的說：「有無量阿僧祇三昧門」；或說「無量三昧門現在前」[28]，可見三昧是多到無量數的。

（2）「初期大乘經」說的三昧極多：從無量法門入，三昧也無數量的多

初期大乘經中，所說的三昧極多，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在「三昧」下，列舉了大乘經所說的種種三昧，可以參考[29]。

A、普入不思議法門的二十八三昧

◎大乘法門的根本，是體達一切本不生滅，本自寂滅，所以大乘三昧，是從無量法門而入的；一切法無量數，三昧當然也無數量了。如《文殊師利普門品經》，說「普入不思議法門」，列舉二十八三昧——

1、[1]色相三昧，[2]聲相三昧，[3]香相三昧，[4]味相三昧，[5]觸相三昧；

2、[6]意界三昧；

3、[7]女相三昧，[8]男相三昧，[9]童男相三昧，[10]童女相三昧；

4、[11]天相三昧，[12]龍相三昧，[13]夜叉相三昧，[14]乾闥婆相三昧，[15]阿修羅相三昧，[16]迦樓羅相三昧，[17]緊那羅相三昧，[18]摩睺羅伽相三昧；

5、[19]地獄相三昧，[20]畜生相三昧，[21]閻摩羅界（鬼趣）相三昧；

6、[22]貪相三昧，[23]瞋相三昧，[24]癡相三昧；

7、[25]不善法三昧，[26]善法三昧；

8、[27]有為三昧，[28]無為三昧[30]。

※這一切，都可以因此而得三昧，所以三昧是無量數的。

---

[27] [原書註.17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5（大正 8，251a-253b）。
[28] [原書註.18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3（大正 8，237c-238a）。又卷 27（大正 8，417c）。
[29] [原書註.19]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（1661c-1674c）。
[30] [原書註.20]《大寶積經》卷 29〈文殊師利普門品〉（大正 11，158c-162a）。

B、依《華嚴經》「不思議解脫」顯「三昧」與「解脫」的關係

◎從「普入不思議法門」，想到了《華嚴經》的「不思議解脫」。善財童子（Sudhanaśreṣṭhi-dāraka）所參訪的善知識，或得三昧門，或得解脫門；在〈四十卷本〉[31]中，多數是譯為解脫門的。[32]「解脫（vimokṣa）」，是捨棄的意義，也是定法。如佛十力智中，有「知靜慮、解脫、等持、等至力」。八解脫是解脫；三三昧也稱三解門；《雜阿含經》的四種三昧，在巴利文藏中，作心解脫（cetovimutti）[33]。

◎三昧與解脫，意義雖有所不同，而都是定學。

2、受到當時重視的三昧

大乘經的種種三昧，或依觀慧說，或約定的內容或作用說，也有約譬喻說。[34]雖所說的三昧極多，在當時大乘行者的修證中，首楞嚴三昧、般舟三昧、如幻三昧、一相——一行三昧，似乎更受到重視。

（四）菩薩三昧的深廣與修學方便

1、內容深廣，非一法、一事、一時所能成就

◎大乘經所說的菩薩三昧，有的說得相當廣，

1、如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說：善修八十種寶心[35]，得寶住三昧，於一切世間寶、出世間寶，都能得自在。[36]

2、《超日明三昧經》說：「行八十事」[37]，能得超日明三昧。又說修四事[38]、六

---

[31] 四十卷本《華嚴經》乃唐時罽賓國三藏般若所譯。
[32] 參照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124。
[33] [原書註.21]《相應部》〈質多相應〉（南傳 15，450-452）。
[34] 參見：《華雨集（三）》〈修定——修心與唯心・秘密乘〉p.159。
[35]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2(大正 15，372c11-373b9)：「修集起生八十種寶，何等八十？不忘一切智寶之心、不捨離於志意寶心、不捨修諸善根寶心、不捨堅人寂定寶心、生起一切布施寶心……」
[36]（1）[原書註.22]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372c-373b）。
（2）另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〈第十四章〉p.1222 的說明。
[37]《佛說超日明三昧經》卷 1(大正 15，532b23-c12)：「行八十事乃諦逮得斯定，何等八十？解眼空、除耳聲、無鼻嗅、拔言著、濟于識、息貪婬、休恚恨、釋愚癡。了色沫、痛若泡、想野馬、行芭蕉、識猶幻……」

事[39]、十事[40]……五事[41]，能「疾得斯定」。[42]

3、《首楞嚴三昧經》，以一百句說首楞嚴三昧的內容。[43]

4、《成具光明定意三昧經》說：「當淨行百三十五事，乃得入此定」。[44]

5、《慧印三昧經》，以一百六十二事，表示慧印三昧的境界。[45]

6、隋代譯出的《月燈三昧經》，梵本名《王三昧》（Samādhirāja），經中名為「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」。這一深定，能成就三百法。末後又廣說具足身戒、具足口戒、具足意戒——三法，及略說其他法，結論說：「是名解釋三百句法門義」。[46]

7、《觀察諸法行經》，說「決定觀察諸法行三摩地」的內容，有五百三十五句；又以偈頌來廣說。[47]

8、《賢劫三昧經》，說賢劫千佛事及三昧，三昧名「了諸法本三昧」，所說的內容極廣（《賢劫經》卷一，可與《月燈三昧經》比觀）。又說四種四事，能「疾逮斯定」。[48]

---

[38]《佛說超日明三昧經》卷1(大正15，533a19-b3)：「菩薩有四事，疾獲斯定。何等四？愍傷群黎如己骨髓，殖眾德本不望其報，觀四大空猶若如夢，計五陰本則野馬也。…何等為四？苞育眾生愛若赤子，常行大慈無有彼此，勸誨愚癡示以道明，晝夜精進志道無求。」

[39]《佛說超日明三昧經》卷1(大正15，533b8-11)：「菩薩有六事，疾得斯定。何等六？布施平等、奉持禁戒一切無犯、忍辱之力被大乘鎧、精進勤修未曾懈廢、一心攝意使無眾想、智慧明了不著三界。」

[40]《佛說超日明三昧經》卷1 (大正15，533b18-22)：「菩薩有十事，疾得斯定。何等十？施安於人、除諸穢害、消化塵勞、和合別離、釋理邪見六十二疑、曉無吾我、常崇十德、欲濟一切三趣之難、不為細術所見迷網、從本無教無合不散。」

[41]《佛說超日明三昧經》卷1(大正15，534a16-26)：「菩薩有五事，疾得斯定。何等五？等心十方人與非人、於供養利不以適莫、若有講經後不宣闕、不望他人財色之寶、深入微妙難喻之法。…何等五？過空、無相、不願諸法，曉三達智，辯才無礙，行大智慧度於無極，善權方便無所不入。」

[42] [原書註.23]《超日明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15，532b-534b）。

[43] [原書註.24]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15，631a-c）。

[44] [原書註.25]《成具光明定意經》（大正15，453c-454a）。

[45] [原書註.26]《慧印三昧經》（大正15，461b-c）。

[46] [原書註.27]《月燈三昧經》卷1（大正15，549c-550b）。又卷10（大正15，611c-619b）。

[47] [原書註.28]《觀察諸法行經》卷1（大正15，728c-730c）。又卷4（大正15，743c-747b）。

[48] [原書註.29]《賢劫三昧經》卷1（大正14，2a-4b）。又卷1（大正14，6c-7a）。

※以八十句到五百三十五句來說明，可見菩薩的三昧，內容深廣，不是一法、一事、一時所能成就的。

2、次第趣入的修學方便

◎關於修學三昧的方便，如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633c）說：

「菩薩欲學首楞嚴三昧，當云何學？佛告堅意：譬如學射，先射大準[49]；射大準已，學射小準；射小準已，次學射的[50]；學射的已，次學射杖；學射杖已，學射百毛；射百毛已，學射十毛；射十毛已，學射一毛；射一毛已，學射百分毛之一分。能射是已，名為善射，隨意不空。是人若欲於夜闇中所聞音聲，若人非人，不用心力，射之皆著。如是堅意！菩薩欲學首楞嚴三昧，先當學愛樂心；學愛樂心已，當學深心；……」。

◎「首楞嚴三昧」，是十住地菩薩所得的三昧，要漸漸學習，漸漸深入，有次第漸深的必然性，不是少少學習所能成就的。

※或者見經上所說，菩薩成就三昧，所有廣大無礙的大用，而想直下就這樣的修習，這就難怪一般的學佛者，雖成立玄妙的理論，而修持卻不能不另求易行了！

（五）智證大乘中「般若」與「三昧」本不相離

1、念佛三昧與其他三昧之差異

（1）念佛三昧：限期專修

關於三昧的修習，以念佛為修習方便的，有三月與七日的限期專修，

A、七日專修

如《般舟三昧經》〈行品〉說：「一心念之，一日一夜，若七日七夜」[51]，與《阿彌陀經》說相同[52]。[53]

---

[49] 準：箭靶。(《漢語大字典（三）》p.1701）
[50] 的：箭靶的中心。(《漢語大字典（四）》p.2645）
[51] [原書註.30]《般舟三昧經》(大正 13，899a)。
[52] 參見《佛說阿彌陀經》(大正 12，347b10-15)。
[53] 參見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844。

B、三月專修

◎〈四事品〉是三月專修的，如說：「一者，不得有世間思想，如彈指頃三月；二者，不得睡眠三月[54]，如彈指頃；三者，經行不得休息三月，除其飯食左右[55]；四者，為人說經，不得望人供養」。[56]三月專修，可能從安居三月的修行而來。[57]

◎《超日明三昧經》也說：現在諸佛目前立三昧（即般舟三昧），「一心定意三月」。[58]

C、雙取二說

《寶網經》說：「若奉最勝號，夙夜具七日，彼眼致清淨，逮見無量佛」；「諷誦學斯典，數數當經行，常講具精進，滿足備三月」[59]：雙取七日與三月專修二說。

（2）其他三昧：不限期專修，而重於住阿蘭若、持四聖種、頭陀行

其他的三昧修行者，限期專修的不多，多數是出家者，過著獨處、阿蘭若、四聖種、頭陀行的生活。

1、如《賢劫三昧經》說：「修學閑居，不捨獨（處）燕（坐）。……所在遊居，無所積積，度衣限食，不貪身命。性常清淨，恆行乞食，不捨止足，棄於眾會，不慕家業，不樂俗居」。「在閑居，靜樹下。……被三衣，常乞食，親求是，行三昧」。[60]

2、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說：「是等行遠離，了達無諍定，獨處無憒鬧，常畏於生死，樂住於閑居，猶如犀一角，遊戲諸禪定，明達諸神通」；「不畜餘食，少欲知足，獨處遠離，不樂憒鬧、身心遠離。……常樂頭陀經行之法」。[61]

---

[54] 案：依前句「如彈指傾三月」之解讀，此句應將三月挪後，改為「不得睡眠，三月如彈指傾」。

[55] 案：導師引文與原文略有出入。《般舟三昧經》卷 1〈3 四事品〉(大正 13，899c11-15)：「菩薩復有四事，疾得是三昧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不得有世間思想，如指相彈頃三月。二者、不得臥出，三月如指相彈頃。三者、經行不得休息，不得坐三月，除其飯食、左右。四者、為人說經，不得望人衣服飲食。是為四。」

[56] [原書註.31]《般舟三昧經》（大正 13，899c）。

[57] 參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〈第十一章〉p.844、850。

[58] [原書註.32]《超日明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539b）。

[59] [原書註.33]《寶網經》（大正 14，80b、85b）。

[60] [原書註.34]《賢劫三昧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2c、4b）。

[61] [原書註.35]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3（大正 15，53b）。又卷 4（大正 15，60b）。

3、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說：「聖種少欲知足寶心，集持戒故。莊嚴一切頭陀功德寶心，於諸眾生無有過故。少欲知足寶心，慧無（厭）足故。獨處寶心，身意寂靜故」。「阿練若處，是少事務無惱亂器。樂於寂靜，是諸禪定神通之器」。[62]

4、《慧印三昧經》說：「若有行者，在於空閑。……譬若如犀，常樂獨處。……常喜獨處，樂於清淨。……如是人者，能護尊法」。「欲成三昧，諦其行者，譬若如犀，常樂獨處」[63]。

5、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說：「行閑居業，所立要義，不失一心」[64]。

6、《決定總持經》說：「棄捐睡眠，樂處閑居，修止足德，專志經行，夙夜精進，無敢懈怠」[65]。

7、《菩薩念佛三昧經》說：「捨世眾諍論，常修出世法。……不遠阿蘭若，應求勝菩提」[66]。

8、隋代譯出的《月燈三昧經》說：「云何名不捨住阿蘭若處？所謂不棄策勤，樂於邊閑，及以叢林、巖穴、澗谷，愛樂於法，不與在家出家交遊，不著利養，斷除渴愛，受禪定喜故」。[67]

9、《觀察諸法行經》的決定觀察諸法行三昧，重於出家頭陀行，如說：「清淨活命常乞食，不捨頭多常次第，宿住空閑未曾離，當捨徒眾遠復遠，莫樂共住在家者，莫作雜亂出家人」[68]。

※依上來的經說，可見三摩提為主的修行者，多數是住阿蘭若的頭陀行者。[69]

---

[62] [原書註.36]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373a）。又卷 4（大正 15，385c）。
[63] [原書註.37]《慧印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463c、467b）。
[64] [原書註.38]《大寶積經》卷 8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（大正 11，43a）。
[65] [原書註.39]《決定總持經》（大正 17，770b）。
[66] [原書註.40]《菩薩念佛三昧經》卷 4（大正 13，816c）。
[67] [原書註.41]《月燈三昧經》卷 10（大正 15，616b）。
[68] [原書註.42]《觀察諸法行經》卷 4（大正 15，744c）。
[69] 參照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633、p.635、p.671、p.1223、p.1298。

2、智證大乘，本是般若與三昧不相離的，但在發展中分化了

本來，「原始般若」也是從定引發的，被稱為菩薩的般若波羅蜜，是「菩薩（於）諸法無（所攝）受三昧」[70]。說「諸法無受三昧」為菩薩般若波羅蜜的，是須菩提（Subhūti），須菩提是佛所稱讚的「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」[71]，無諍，正是阿蘭若的義譯。大乘三昧，是與般若相應的，般若為主導的，不但「菩薩諸法無受三昧」是般若波羅蜜，如《佛印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343b）說：

「佛三昧名者，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智慧印也」。

「寶住三昧」，或譯「寶如來三昧」，依此三昧而演出《寶如來三昧經》。「寶住三昧」的體用，如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373b-c）說：「

若有菩薩已逮得是寶住三昧，無世間寶、出世間寶而是菩薩不得自在。……所有一切出世間法，智慧為首，是故說言般若為眾經中王。……謂般若寶，是智慧寶，即是寶住三昧之體，若菩薩得寶住三昧，一切眾寶皆悉來集」。

3、小結

智證大乘，本是般若與三昧不相離的，但在發展中分化了。[72]

（六）大乘三昧法的特勝

1、從修行的威儀看到大乘與聲聞禪行的不同

◎三昧行者重阿蘭若頭陀行，非常精進，多數「捐棄睡眠」。

⊙修習般舟三昧，是常經行的。

⊙在行、住、坐——三威儀中修行而不睡眠的，如《賢劫三昧經》說：「修三

---

[70] [原書註.43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537c、538a）。

[71] [原書註.44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538b）。

[72] （1）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635：「菩薩的般若波羅蜜，就是『諸法無受三昧』，但自般若法門興起後，極力推重般若，不再提起這『無受三昧』了！從大乘經所見到的，以三昧為經名，以三昧為主題的經典，是非常多的。在部分的大乘三昧經中，推重阿蘭若行，甚至說非阿蘭若行不能成佛。大乘三昧，與阿蘭若行的關係很深。般若法門也從阿蘭若行中來，所以傳說為（無諍三昧第一）須菩提說般若。等到大乘盛行，大乘三昧都傳為菩薩們所修習傳出了。」

（2）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298：「大乘智增上法門，本是以『諸法無受三昧』為『般若波羅蜜』，般若與三昧不二的，但在發展中，世間事總不免相對的分化：重定的偏於阿蘭若處的專修，重慧的流為義理的論究。」

品：一、經行，二、住立，三、坐定。化諸不調，從是超越，令其精進而無瑕穢」[73]

⊙《阿閦佛國經》與《持世經》，也有常住三威儀的行法。[74]

※從這裏，看到大乘三昧行者，與聲聞禪行的不同。

2、聲聞以坐為主，對於定中五識不起的說法，部派曾有諍論

◎聲聞行者攝心入定，是以坐為主的。

◎入定時，五識不起，沒有見色、聞聲等作用，唯是定中意識的內心明淨。傳說大目犍連（Mahāmaudgalyāyāna）入無所有處定，聽見象的吼叫聲而出定。入定，怎麼能聞聲呢？因此佛教界引起了諍論[75]。依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āḥ），入定是不能聞聲的[76]；有以為入定是可以聞聲的，在定中也可以引發語言的[77]。

3、從《中含》的佛常在定中之說法，會通菩薩三昧的一切時、一切威儀皆可與定相應

◎《中阿含經》的《龍相應頌》，讚佛為大龍，「龍行止俱定，坐定臥亦定，龍一切時定」。巴利藏作行、住、坐、臥都在定中[78]。這是讚佛的，佛由菩薩修行所成。菩薩三昧行的特色，不偏於靜坐，而在行、住、坐中修習，這是從這一思想系中引發出來的。

◎維摩詰（Vimalakīrti）長者呵責舍利弗（Śāriputra）的宴坐說：「不起滅定而

---

[73] [原書註.45]《賢劫三昧經》卷 4（大正 14，1c）。
[74] [原書註.46]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 11，752b）。《持世經》卷 2（大正 14，651c）。
[75] [原書註.47]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 10（大正 23，680a-b）。
[76] 詳見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1（大正 27，862a14-25），卷 185（大正 27，929b29-930a8）。
[77] （1）《異部宗輪論》（大正 49，15c15）：大眾部、一說部、說出世部、雞胤部同說「在等引位有發語言」。
（2）參照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366-367、p.503。
[78] （1）[原書註.48]《中阿含經》卷 29（大正 1，608c）。《增支部》「六集」（南傳 20，89-91）。
（2）「大乘菩薩三昧於四威儀中皆能修習」思想之引發，源自於「大眾部系」與「分別說系」。詳見：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79（大正 27，410b25-29），《俱舍論》卷 13（大正 29， 72a6-13），《順正理論》卷 36（大正 29，547c7-14）等。
（3）另參照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71-172、p.317、p.366、p.984。

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」[79]。一切威儀——行、住、坐、臥，都是宴坐那樣的與定相應，那就往來、舉止、語默、動靜，無不可以修定入定[80]。《普門品經》的二十八三昧，正說明了無一法一事而不可以修入三昧的。依此修入，等到三昧成就，菩薩的大用無方，不是聲聞可比的了！

---

[79] [原書註.49]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539c）。
[80] 參照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984。
